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
第九十五回 玉峰誤言驚飛賊 方昆授業喜神童

詩曰：金殿當頭紫關重，仙人掌上玉芙蓉。太平天子朝元日，五色雲車駕六龍。

那人用刀方才要殺夢太，在東邊椅子上坐定是那位年稍長的說：「二弟不可，咱們都是北方之人。馬夢太，你叫我們三聲會總爺，我就把你放了；你不叫我們，就把你殺了。」馬夢太一聽大怒，說：「小子，好大膽量！我焉能叫你們這不知天地君親師的匹夫！我乃堂堂正正大清國的職官，焉能降賊！我絕不能與你這亂臣賊子討饒！」說罷，破口大罵賊人。那三個人不但不怒，反說：「朋友，你真有點膽子。三弟，你把那封書信給馬大人瞧瞧。」西邊椅子上坐著那個人站起來，把夢太的繩扣兒解開了，把他扶起，椅子落座。然後腰中錦囊掏出來一封書信。信上有字，皮上是「內函敬呈馬大人升啟，由京都發。」馬夢太不知何人來的書信，打開一看，方才明白。

書中交代，這三個人，內中有一段緣故。只因前門外南孝順衚衕住著一個人，姓張，名奎元，家中富麗，在琉璃廠開設四寶齋南紙鋪的買賣，夫婦兩口人度日，家中使喚人男女十數名。膝下一子，乳名玉官兒，年方四歲，張奎元愛如掌上之珠。那官兒生的秋水為神，白玉作骨，天姿聰秀，品貌不俗。

這一日，奎元病體沉重，請醫調治不效，在牀上囑咐自己妻子，說：「倘若我死之後，你帶著那官兒要緊守家門，教他讀書，以圖上進。」說罷，嗚呼哀哉身亡。蕭氏辦理白事，賴有家人張順照料，諸事誠實。

葬埋以後，過了三年，官兒到了七歲，請了一個先生，是個飽學秀才，在都鄉試的，姓劉，名鼎甲，在張家教官兒一人。起了個學名張玉峰，甚是聰明。自入學之後，頭一年《四書》、《詩經》念完，又念些唐詩。過了年，《書》、《易》、《左傳》，小題文章，念了純熟。三年之久，能以作詩、作文章。劉先生是鄉試中了舉人，歸大挑一等知縣用，分發在四川。臨起身之時，諄諄囑咐玉峰認真讀書。那張玉峰自先生去後，自己也不請先生了，自己用功。

這一年，他十三歲。老太太感冒，在東院屋內養病，他自己侍病，在一旁瞧書。天有二鼓之時，聽見北隔壁有火槍之聲。老太太問：「哪裡放槍？」外間屋內是兩個使女給老太太煎藥，說：「太太要問，是北街街坊王宅，他們老爺新從山東東昌府來，現時間夜晚每夜有賊來。」老太太也就睡了，那外邊兩個使女都有十七八歲了，是老太太貼身之人，他兩個煎著藥，說閒話，兩個人又說笑話，張玉峰一瞧，說：「你們這兩個人真不知好歹！太太病著，你兩個人還說說笑笑的哪？」那兩個使女並不怕他，因玉峰自幼兒是他抱大的。他兩個人還是說說笑笑的。張玉峰說：「你們給我出去吧，不必在這裡氣我。」那使女說：「出去就出去！」站起來，兩個人去了。玉峰自己拿著那書本，在外間屋內地下給老太太煎藥，是個小小炭火爐子。玉峰坐在一個小板凳上，面向北邊，旁邊是放了一個蠟燈，玉峰瞧書。聽見院內有腳步之聲，玉峰認著是兩個使女在北院內鬧著玩呢。張玉峰氣往上衝，說：「你這兩個無知的匹夫，膽子不小，在那院中氣我！」

原來那北院中並不是兩個使女，兩個使女往南院中去了。這穿廳裡院是上房五間，東廂房三間，西廂房三間，並無人住，前院內是男女下人所居。外邊院內由北鄰王宅驚過來兩個飛賊，是從他任上跟下來的，原打算要盜他的珠寶，不想他家中看家護院之人不少，不能下手，盤費用盡，想去找些個盤費，一瞧那南院，也是有錢之人。方落在院內，望南一瞧，穿廳透出燈光，東裡間屋內也點著燈光，兩個賊人方要掀簾子，聽見屋內有一個少年聲音，說：「你這兩個無知的匹夫，膽子不小，在那院中氣我！」那兩個飛賊一聽，唬的戰戰兢兢說：「怪道！我二人方才房上下來，他怎麼會瞧見了？我二人倒要細瞧瞧他就是。」想罷，來在那簾以外，見燈光射出，裡邊有一小童，年有十三四歲，在那裡看書，旁邊火上放著一個藥鏢子。兩個賊人一瞧，說：「一具小童怕他作什麼，你我進去與他要銀子。」方要掀簾子，張玉峰認著是兩個使女，故意的鬧他，他把書本一扔，說：「左一次、右一次，真不要臉！你兩個是前來找死！再不給我躲開，我活活的把你們打死！」那兩個賊人一聽，連退在院子當中，說：「這北京城天子腳底下大邦之地，藏龍臥虎，什麼樣的英雄都有。咱們哥兩個別栽跟頭，你想怎麼樣？」常言說的不錯：賊人膽虛。那兩個賊人一商議，說：「咱們兩個望他借盤費，看是如何？」二人想罷，說：「屋內小俠客，我二人是山東人，到此處辦事，短少盤費，求小俠客周濟我二人些盤費就是了。」屋內張玉峰一聽，嚇得渾身是汗，自己又想：「我別叫賊人瞧出了我的破綻來。」想罷，說：「你二人在外面等候。」站起身來，到了東裡間屋內把箱子打開，取出來壹百兩銀子，是兩封，裝在銅茶盤內，隔著簾子望外面一推，放在台階上。那兩個賊人一瞧，說：「人家沒有那麼大工夫給送出來，我二人自取。」伸手拿過那兩封銀子，說：「小俠客，我二人今天告辭了，過日必要前來相訪。」張玉峰說：「我這家中不用你們前來尋訪，自管去你的吧。要再犯在我的手內，我定要結果你的性命！」那兩個賊人說：「小俠客既有驚人的本領，我二人也不敢領教，實在是真話：多則二年，少則一載，必有人來訪尊駕。我二人去也！」說罷，「嗖」的一聲，躡上房去了。

張玉峰叫：「來人哪！」外院中進來了兩個僕婦問：「大爺有什麼事？」張玉峰說：「你二人點上燈，把裡院中照照，有什麼物件？」那兩個僕婦進後院中，用燈一照，說：「大爺，院內有茶盤兒一個，裡頭放著一個紅單貼，請大爺過目吧。」張玉峰一瞧，那紅單貼上畫著一個耗子，那個畫著一條長蟲，也沒有字，自己不解其意。此時，藥也煎好了。送給老太太吃藥。

次日天明，老太太就好了。玉峰一想：「我要是不練武，倘要有人來訪，我那時該當如何？」正慮之際，只聽家人稟報：「舅老爺來了！」從外面進上房，來瞧姐姐來了。玉峰過來給他舅舅行禮，問是從哪裡來。他舅舅住家在順治門外椿樹三條衚衕，住在門框衚衕，開古玩鋪，姓蕭，名天瑞，為人老成經事。玉峰問了好，來在老太太屋內落座。他舅舅問了問太太的病，說：「姐姐，你好了嗎？」那蕭氏孺人說：「我倒好了，你鋪中事情好嗎？」

天瑞說：「好。」玉峰說：「舅舅，你老人家認識有武藝出眾的英雄，給我請一個教習來，我要練武。」蕭天瑞一聽，說：「我認識一個飛天豹武七達子，是一個英雄。我還認識一個鐵掌方昆，我還認識有幾個鏢行的朋友。那鐵掌方昆在後門裡頭大石作住家，常在我們鋪坐著，那是一位老英雄。」玉峰聽罷，說：「舅舅，何妨把那個英雄給我請來，我跟他練練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蕭天瑞說：「我閒著給你請來就是了。」喝了幾碗茶，在那用酒用飯，完畢告辭。玉峰送到門外，回歸書房，思想昨夜晚之事，也無心唸書。

過了兩天，也不見他舅舅請人來，訪問別人，知道鐵掌方昆在大石作住家，「我何不去找此人！」吩咐外面套車，帶一個跟人，坐車出離了鮮魚口。趕車的問：「往哪裡去？」玉峰說：「要去到後門裡大石作。」進了前門，少時到了大石作。一訪問路北有一個小煙鋪，一間門面，西隔壁是一個板子門，裡邊是三合房。知道鐵掌方昆在那裡住，玉峰自己跳下車去叫門，裡邊出來了一個使喚的僕婦，說：「找誰呀？」張玉峰說：「找方大爺來了。」那僕婦問：「在哪裡住？有什麼事？」張玉峰說：「在前門外南孝順衚衕住，姓張，我來找方大爺。」那僕婦說：「沒有在家，出城有事去了。」玉峰問：「多咱回來？」那僕婦說：「不定准多早回來，有話留下吧。」玉峰說：「如要回來，煩你通說，明天一早我來找他。」說罷告辭，回歸家中去。次日，又來大石作訪問，裡邊僕婦出來說：「尚未回來。」一連十數天。

這一日，玉峰一清早在隔壁小煙鋪內坐著，車在門外停著。玉峰向內說：「隔壁方大爺為什麼不在家？每天往哪裡去？煙鋪內掌櫃的說：「那位方大爺一清早出，在前門門全喝茶，回來吃早飯，這是近道。要是繞遠彎，出齊化門外到通州喝個早茶，回家吃飯。」張玉峰一聽，心中驚疑。那邊有個人來說：「這方大爺來了。」是煙鋪內的小伙計在外面倒掃地土，瞧見了方昆來了。玉峰睜眼一看，見那邊來了一位老人，身高八尺，頭上並無戴著帽子，身穿青緞長衫，青綢快靴；黑面目，五官端方，品貌不俗，花白鬍子。那位英雄一見玉峰在煙鋪這裡站著，他就來到煙鋪內買檳榔。玉峰過去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「老師好！弟子訪拜吾師數次未

遇，今幸相逢，此乃三生有幸！」方昆一瞧，說：「在我家中找的就是你呀？」玉峰說：「是我。久仰吾師大名，今幸相會，此乃三生有幸了！」方昆把他讓到家中，住的是上房五間，東西廂房各三間，讓他西屋內落座。張玉峰把自己來歷說明瞭。方昆說：「你明天到我這裡來住，你今天回去吧。」那玉峰給師傅磕了頭，拜了師母，然後回家，稟明瞭母親，自己帶了衣包、吃食、銀錢、兩個書童，坐車來在方昆家中一住。

方昆夫婦晝夜教練張玉峰，三載工夫藝業學成，練好了單刀、各樣拳腳工夫，謝了師傅，告辭歸家。

這一日無事，坐車到琉璃廠四寶齋南紙鋪，下了車到裡邊，與領事的宋文治說話。只見從外邊進來了一伙人，都是擰著眉毛，瞪著眼睛，小辮頂，大反骨；都在二十多歲，搖頭晃腦，噴痰吐沫，揚眉吐氣，走道螃蟹的兒子——橫走，恨不能催輛車把自己軋死，又沒人給車錢。頭前一個人，年在三十以外，項短脖粗腦袋大，身穿藍綢汗褂，青洋縐中衣，薄底青緞快靴；面似生羊肝，黃眉毛，圓眼睛，五官兇惡，手拿全棕百將滿金的折扇，說：「宋掌櫃的，借給我五百弔錢。宋文治說：「櫃上沒有錢，改天再說吧。」那人說：「沒有可不成！」

張玉峰一聽，過來問說：「朋友，貴姓？」那人說：「我姓宋，排行在四，前三門外有一個南霸天，就是我。營城司坊官私兩面，沒有不認識我的。」旁邊有一個人一拉張玉峰，暗說：「此人是本處的匪棍，來訛詐咱們。」張玉峰說：「明天宋四你在永定門外大沙子口兒等我，我給你送五千錢去。」宋四說：「好，明天在那裡見吧！」宋四去了。鋪中人勸了玉峰半天，張玉峰回家，一夜無話。